

上帝

高爾基著
杜晦之譯



人問書屋
刊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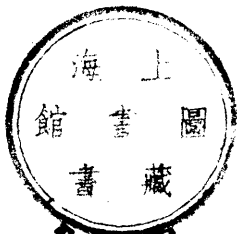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07 9442B

人間小叢

鹽場上

高爾基著
杜晦之譯



人間書屋

刊行

116480

~~116480~~

人間小譯叢

鹽場上

• 權版有 •

著者：高爾基

譯者：杜晦之

出版者：人間書屋

堅道衛城道十二號

總經售：生活書店

大道中五十四號二樓

印刷者：香港印刷工業合作社

銅鑼灣威菲路街三十二號

基本定價：港幣一元

中華民國卅七年九月初版

目次

鹽場上	1
約會	35
音樂	53
後記	68

鹽

場

上

「兄弟呀，你試到鹽場去吧！那裏總可以找到一點工作的。因爲那樣的鬼工作，沒有一個人能够幹得那麼長久的。一般人在那裏到了熬不住的時候……就只好收拾着東西走了。你就試試一天吧。我想他們總可以給你一車七個戈比克的工資。一天的工作，你是可以應付得來的。」

那個漁夫這樣地勸告我，向旁邊吐了一口唾沫，望着蔚藍的海，憂鬱地從他的鬍子裏哼出一些小調來。我和他一同坐在茅屋的牆壁所遮蔽的陰影裏；他正在補着一些帆布褲子，時時打着呵欠，並且慢慢地講了一些精警的話，這些話的意思是：一般人在未有正式工作之前，無論怎樣小的或怎樣困難的工作，都應該試一試。

「如果你支持不住，就不妨回來這裏休息……你可以把一切情形告

訴我……地方是不遠的——離這裏只有五俄里左右……你爲什麼不去試一試呢？」

我感謝他的勸告，和他告別，立刻就動身到鹽場去。這是一個炎熱的八月；天空晴朗，面海平靜荒涼，碧綠的波浪，追逐着湧上了沙灘，發出淒涼的嗞嗞聲。在我的前面，那籠罩在黃色沙灘上面的藍色炙熱的烟霧中，遠遠地有着幾點白點——那就是奧察科夫；在我的後面，漁夫的茅屋，消逝在明亮的黃色沙丘背後；那些沙丘，給海水的翠綠色深深地渲染着……

我曾經在那間茅屋裏住過了一晚，聽了很多荒謬神奇的漫談和意見，使我感覺到淒涼。波浪的悲鳴，和我那淒涼的情緒合奏着，音調更加強化

了。

一會兒，鹽場已在我的面前展開了。三個地區大約四百方碼寬，周圍環繞着短牆和狹窄的小溝，這代表着製鹽的三個階段。其中一個地區充滿着海水，已有一些鹽結了晶，沉澱在一個淺灰色的鹽槽裏面，在太陽光中發出淡紅色的閃光。另一個地區的鹽已經耙成一堆一堆了。用鐵鏟耙鹽的婦女們，雙膝深陷在發光的黑泥裏面，又疲勞，又遲滯，她們好像不是真正的活人。她們那骯髒的面孔，和黝黑發光的背景對照着；這種背景就是鹹的，富於黏性的，腐蝕性的污泥，也就是他們所謂『拉巴』。第三個地區上的鹽，已被裝在車上，推車的工人，彎着身子，遲鈍地，默默地推着車子前進。車輪伊伊呀呀地慘叫着，這種聲音，好像向着天空提出憤怒的控訴

，掙脫了人類漫長的鎖鏈，向着天空走去。天空中吐出一種令人難奈的如焚的熱氣，這樣使隨處生長着的赤褐色的野草，和那片鋪滿小小的光芒耀目的鹽底灰色龜裂的土地上，變成了赤熱。在鹽車這種單調的哭泣之外，還可以聽見另一種粗獷尖銳的堆鹽工人的低調。他不斷詛咒着那些把鹽推到他身邊的工人，把水桶裏的水淋在堆得像金字塔一樣的鹽堆上。那個堆鹽的工人——一個身材很高，黑得像炭一樣，穿着藍巴襯衫和臃腫的白褲子的傢伙——站在鹽堆的頂端，揮動着鏟子，不斷的噁吐着那些沿鋪地的木板，把鹽一車一車地輸送給他的工人：

「放到左邊去吧！你們這些窮鬼，放到左邊吧！你們這些蠢貨，真的要讓老鼠來咬死你們！你們跑到什麼地方去呢？我不是和你們說過放到

左邊去嗎？」

於是他憤怒地用衣裾揩着流滿了汗的臉，又再發出一種憤激的喉音，一刻不停地以惡語罵人，用他的鐵錘，出力把鹽堆鋪平。推鹽車的工人，像自動玩具一樣，沿着木板把鹽車推到他的身旁，照着他的指揮平均地自動地翻倒在右邊或左邊，於是，又艱難地伸直了身子，帶着沉重的，搖擺不定的脚步，從後面拉着鹽車。此時車子的叫聲更沉靜了，好像他們已經精疲力竭似的。車子再沿着顫動的木板，走進油黏黏的黑色污泥中，重新裝上了鹽。

「你們這些鬼，走快一點吧！」堆鹽的一定會在後面大聲嚷着。

可是他們還是一樣靜默頹喪的推動着，只是那冷酷而疲乏的臉上，沾

滿着污泥和汗，咬緊嘴唇，有時因為劇烈的激動而抽搐着。他們推動的鹽車，時時會溜開了木板，陷入污泥裏；此時前面的工人必然繼續走着，後面的工人就要伸直了身子；而那些赤足的，骯髒的，衣服襤褸的工人，就會遲鈍地，冷淡地袖手旁觀，看着他們的同伴，從污泥裏把六百磅重的車子，出力再拉到木板上。

無雲的天空，伸展着一片熱騰騰的烟霧，南方如火的太陽，更炎熱地烘燒着整個大地，好像它無論如何，一定要在今天，迫大地承認自己的熱力似的。

看遍了所有一切之後，我就站在一邊，決定試一試我的命運；我裝着一種滿有把握的樣子，走近那條工人們正拉着空車回來的木板上。

「兄弟們，早安！工作做得怎樣呢？」

我所得到的答覆十分意外的。第一個是一個頭髮灰白，外貌壯健的老傢伙，褲子捲到膝上，襯衫的袖子也捲到了肩頭，露出銅筋鐵骨般的手腳，好像聽不見我的說話一樣，從我面前走過，絲毫沒有一點表示。第二個是一個頭髮美麗，有着邪惡的灰色眼睛的年輕人，惡狠狠地向我瞪了一眼，扳着臉孔罵我。第三個顯然是一個希臘人，黑得像甲蟲一樣，而且有着鬢曲的頭髮，和我並肩走着，表現出他在埋怨自己手裏沒有空。不然的話，一定會對準着我飽以老拳的。他的態度是冷淡的，好像和他的表情有點奇怪的矛盾。第四個嘲弄地嚷着說：「四眼狗，早安！」說後又踢了我一脚。

如果我不會弄錯的話，這樣的一種態度。在文明社會裏，是被認為「野蠻無禮」的，我從來就未曾見過像這樣露骨的表现。我失望地拿開了眼鏡，向堆鹽的工人那邊走去，決心向他請求幫忙，希望得到他的青眼。可是我還沒有走近他，他已經叫了起來：

「嘿，你！你要什麼呢？要工作嗎？」

我把來意說明。

「你會推過車子嗎？」

我說我會推過運泥的車子。

「運泥嗎？不行。泥是另一種東西。這是鹽，並不是泥啊。趕快走開，到農場裏去養你的豬吧。——喂，你這稻草人，又把鹽直倒到我的脚跟

來了。」

那個稻草人——一個穿着破衣服的大力士，藍灰色的臉，長鬍子，生滿着瘡瘡的鼻子——發出一聲響亮的喉音，就把車子推翻了。鹽倒了出來。稻草人罵着，堆鹽的人也罵着。他們彼此都發出滿意的微笑，立刻又注意到我來。

「你還在這裏嗎？」堆鹽的問道。

「我想你要拿一些鹽回去做脆餅乾吧？」大力士說着，向堆鹽的丟眼色。

我開始要求那個堆鹽的給我工作，向他保證我的工作一定能够做得好，不會比別人差。

「在你還沒有做慣這樣的一種工作之前，你的脊骨怕要壓斷了！不過，如果你喜歡的話，也不妨試一試。老實對你說，第一天給你的工資，總不會多過五十戈比克的。嘿，給他一輛車子吧！」

一個人來了，他只穿着一件襯衫，從腿至膝都是用骯髒的爛布紮着。他懷疑地望了一下，勉強說道：

「你來吧。」

我跟着他走到一堆車子前面，揀了一輛比較輕便的。他不斷搔着腿，默默地望着我。

「你究竟怎樣想呢？難道看不出那輛車子是彎了的嗎？」當我看見那輛車子，想要把它拉出來的時候，他這樣對我說。於是，他又冷淡地走開

了，躺在地上。

我又揀了另一輛車子，參加到他們的行列裏去，和他們一起去運鹽，心裏深深地感覺到一種漠然的難堪的情緒在壓迫着我，不准我和同伴們說話。從每一個人的臉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一種沉悶的表情，以及暫時潛伏着的憤怒，不管疲勞怎樣磨折着他們。由於太陽無情地晒着他們的皮膚，由於車子下面木板的上下搖動，由於那些令人作嘔的油膩黏的，鹹質的黏土混合着尖利的鹽粒，構成了他們所謂『拉巴』的污泥，而那些鹽粒往往會刺傷了他們的腳，傷痕一經接觸了污泥，又變成了含膿的毒瘡；更由於環繞着他們周圍的一切事物，使他們每一個人都變成了疲乏和暴躁。這種憤怒可以從他們相互間的斜視，以及偶然從他們燒焦的喉嚨發出來的惡意

與不自然的詛咒中，看得出來。他們沒有一個人注意到我。只是當我們進入了鹽場裏，大家都推着車子，沿着木板走向鹽堆去的時候，我纔覺得腳跟上被人擊了一下。當我掉轉了頭，就聽見一聲怒罵：

『你這長腳鬼，提高腳跟吧！』

我慌忙避開，放下了車子，開始裝鹽。

『裝多一點吧！』那個大力士站在我的旁邊，命令着我。

我把車子盡量裝滿。那些站在後面的總是喝叱着前面的人；『推開吧！』於是前面的人便在上吐了唾沫，發出咯咯的喉音，推動着車子，全身俯伏，幾乎成了一個直角，奇怪地伸長着頸子，好像這樣對於工作會比較方便一些。

看了他們這些老方法之後，我也盡力用同樣的姿勢俯身向前，伸出了頸子：於是抓緊了車杠，用力一推，輪子起了劇烈的震動，肩骨也開始感覺到疼痛，雙手極度緊張，跟着顫抖起來……我蹣跚地推進了一步；身子一下子給扯到左邊，一下子又扯到右邊，一下子又扯向前面……車輪溜出了木板，我向前一撲，便跌在污泥裏。一根車杠撞在我的腦袋後面，給了我一次嚴重的教訓；於是全車懶洋洋地倒了下來。一陣震耳的哨聲，叫聲，和狂笑聲，在慶祝着我的跌下，又好像趕着我更深地跌入濃而且熱的污泥裏。在污泥裏掙扎了一回，終於沒有辦法掙脫那車子的羈絆，此時我感覺到一件冷而尖利的東西，刺着我的胸膛。

「伙伴們，看上帝的面上，救救我吧！」我對着傍邊的大力士叫着，

他正在哈哈大笑。擰着肚子左右搖擺。

「壞東西，要我救你嗎？你自己——救你自己吧！我希望「拉巴」把你吃掉了！」他又發出了笑聲，笑得流出了眼淚，雙手搓着腰在呻吟。

「把鬼車子——推上木板吧！」在前面的那個頭髮灰白的老人說。於是，他又失望地揮手，發着喉音，推着他的車子走了。

在我前面的那些人，繼續走着；後面的却排成了一列，以不大慈祥的表情看着我；這個時候，我正滿身大汗，熱着全身的污泥，掙扎着把車子推上了木板。沒有一個人給我一點幫助。此時我聽見那個堆鹽工人的聲音；

「你們這些鬼東西，發生了什麼事情呢？你們想整天玩着嗎？快些推

吧，你們這些鬼東西！」

「滾開吧！」大力士在我後面叱着，把車子推向前面，險些兒碰了我的頭。

留下我一個人。我只得出盡了力量把車子拖上了木板；因為所有的鹽都倒了出來，而且全車都染滿了污泥，因此我把它推出場外去，決意另揀一輛好的。

「老兄，翻了筋斗嗎？不要緊；隨便那一個人開始工作都是這樣的

。」

我轉過頭來一望，看見鹽堆後面一個年紀大約十二歲的孩子，他蹲在木板上，吮着手掌。從指縫中以和霽愉快的眼光望着我，不斷的向我點

頭。

「不錯的，老兄。你一定還沒有懂得其中的奧妙。」

「你的手怎樣呢？」我問道。

「唔，給刺傷了，「拉巴」侵蝕到傷口裏去。如果你不把它吸出來，那就會丟了」作；它傷害一些東西是很可怕的，可是你最好還是推着車子走吧，不然的話，那個堆鹽的會追擊你呢。」

於是，我走了。在推第二次車的時候，我比較順利；推了第三車，第四車，又再推了兩車。沒有一個人注意到我，而我也安於這樣慣於悲慘的環境。

「停工吧！吃飯的時間到了！」有人在嚷着。

大家都鬆了一口氣走出去吃飯；可是周圍所見的却沒有一點生氣，在氣息中看不見喜悅的現象。一切都好像非常不願意似的，潛伏着衝動與憤怒。似乎每一個人在工作間歇中都不覺得有什麼東西可以慰藉他們疼痛的筋骨和緊張的肌肉似的。我自己的背脊就痛得很厲害，雙腿和肩頭也是一樣；但我總不想讓別人知道，依然快活地走到湯鍋那邊去。

『住手！』一個年紀頗老而脾氣極壞的工人說。他赤着足，穿着一件破碎的藍色工人褲，配合着他那藍色的醉漢的臉孔在鬱結蓬鬆的眉毛下面，掙紮地，揶揄閃耀着紅色憤激的眼睛。

『不要這麼快吧！你叫什麼名字？』

我告訴他。

「啊！你的父親一定是一個蠢東西，纔給你取了這樣的名字。我們這裏照例不讓叫馬克辛的第一天有東西吃。在第一天裏，馬克辛一定要吃他自己所帶來的東西。誰也不能例外。」

可是如果你是叫依凡或其他名字的，那又不同。譬如我叫馬特威，因此就可以吃了；可是馬克辛就只有站着看。現在不准你的手觸到鍋子來

我驚奇地望着他，走開了，坐在地上。他們這樣對我的態度，使我非常驚異，我沒有激怒他們，從來也未曾見過這樣的態度。在此以前和以後，我曾經幾次爲了工作而參加一種所謂「雅提爾」——勞動組合——的團體，每次入會後都被視爲同志，而且得到平等的待遇。可是這次一切情

形都使我感覺到難以相信的驚異，無論我的地位怎樣惡劣，我的好奇心總是深深地被引起了的。我決定尋求這個引起我興趣的謎，研究它的關鍵。在那裏；同時也決心以鎮靜的態度去觀察他們吃飯，等候工作的再度開始……無論如何，我一定要找出他們所以這樣對待我的原因。

他們吃完了飯之後，打着噎，在離開湯鍋的時候，又各自點了烟。大力士和一個用爛布紮腿的同伴向我走來，坐下了，使我和那列停在木板上的車子隔開來。

「喂，兄弟，」大力士對我說，「你喜歡抽烟嗎？」

「如果你給我一支的話。」

「那麼你自己沒有烟嗎？」

「如果我自己有了，那又何必需要你送我一支。」

「不錯。就請你抽吧。」他遞了烟斗給我。「唔，你以為這樣的工作幹得來嗎？」

「我想是幹得來的。」

「啊哈！那麼是從那裏來呢？」

我告訴他。

「嗚嘿！很遠嗎？」

「大約距離這裏三千俄里的地方。」

「哦呵！的確很遠。那麼你又怎樣來呢？」

「我敢說。和你同樣來的。」

「啊哈！那你也爲了偷東西給你們的鄉人趕走了嗎？」

「這是什麼意思呢？」我問他，覺得自己說錯了話。

「什麼意思？我說我到這裏是爲了偷東西給鄉人趕出來的，而你也說到這裏來是爲了和我同樣的原因。」他對於自己的談諧覺得高興，哈哈大笑起來。

他的同伴默默地坐着，向他丟眼色，狡猾地微笑。

「等一下……」我開始說。

「兄弟，不能再等了；現在就有工作要做了。來吧；你就站在我的後面，用我的車子——那是一輛可靠的好車子。我們走吧！」

我們走到車子那邊去。我還以爲照他所說的話，可以用他的車子。可

是他却突然對我說道：

「等一等，我要把我的車子帶到那邊去。讓我先用你的車子，把我的車子放在上面；只要休息一下就行了。」

這種格外的恩典使我半信半疑，我在他的旁邊走着，關心地端詳着他那輛放在我的車子上面的鹽車，由此來證明他不會搞出什麼惡作劇的事情來。但我總是看不出什麼，只是覺得自己突然成爲衆人取笑的目標，這種取笑雖然被隱瞞着，可是隱瞞得不够聰明；從他們向我不斷的丟眼色，點頭，和可疑的耳語看來，就可以清楚地知道。我明白自己一定要很留心，而且要密切注意一些事情，這些事情，預料一定是很新奇的。

「我們就在這裏，」大力士說着，把他的車子搬下來，放好了，準備

留給我用。

我向周圍一望……看見大家都在出力工作，因此我也開始運起轆來。除了鐵鏟鏽鹽的沙聲之外，其他什麼也聽不到，而這種沉寂，却壓縮着我的胸膛。這使我覺得現在應該推着車子走了。

「喂！你睡覺了嗎？快些把車子推開吧！」那個藍臉的馬特威喝叱着。

我抓住車杠，用力舉了起來，推動了車子……一種劇痛襲擊着我的雙手，使我大喊一聲，顧不得車子。想把雙手從車杠上掙脫下來。然而疼痛却加倍劇烈；雙手的皮膚已經有些被撕掉了，夾在車杠中間。我又氣又痛的咬緊牙關，勘查那兩根車杠，看出旁邊都給小斧劈裂了，裂縫中露出一

些破碎的木片。像這樣的佈置是很精巧而週密的。他們預料到當我抓住車杠的時候，碎木片一定從袋縫中突出來，而那些木片又一定擠在一起，鉗住我的雙手的皮膚。他們的估計是很正確的。當時我舉頭向着周圍一望。許多叫聲，笑聲，和口哨聲，從四面八方向我飛來；前後左右所見的都是兇狠的，勝利的面孔。遠地裏可以聽見堆鹽的嘲罵的聲音，可是沒有一個人理會他；大家都忙於取笑着我。我遲鈍地看着周圍，不能明白，只覺得心中的憤怒在沸騰，痛恨着這些人，渴望着報復而已。而他們，則集體的和我作對，用嘲笑的謾罵向我襲擊。使我感覺到一種激動，一種痛苦的激動，必要使他們受到侮辱和屈服了，這樣才肯干休。

「你們這些匪徒！」我嚷着，向他們伸出緊握着的拳頭，辱罵着他們

，像他們罵我一樣的刻毒，恐嚇地迫近他們。

他們吃了一驚，紛紛向後退却。只有那個大力士和藍臉的馬特威還依然站着，冷靜地捲起他們的袖子。

「好，就來吧！」大力士用低沉而愉快的聲音說着，目不轉睛地看着我。

「加夫里拉，給他一個利害吧，」馬特威說。

「可是你們爲什麼要這樣對付我呢？」我嚷着。「我有什麼對不住你們的地方？難道我不是人嗎？」

我再罵了許多可憐的，無理的，憤怒的和無意識的話，因爲無意識的憤激而顫抖起來，但同時却也小心地注意防避他們對我的另一種捉弄。

可是這個時候，他們那愚蠢的和殘酷的面孔，已經不再像過去那樣無情地望着我了。他們之中，有些似乎已經感覺到自己犯了罪過，悔恨着他們那種殘忍的行爲。大力士和馬特威也走了回去。馬特威拉直了工人褲，大力士也把雙手插在袋裏。

「你們爲什麼做出這樣的事情？爲什麼？」我追問着。

他們保持緘默。大力士捲了一支烟，低頭望着地上。突然間馬特威退到衆人後面去；他們個個都開始推動着車子，憂鬱地搔着自己的皮膚，沒有說出半句話來。堆鹽的走來了，嚷着並且揮動着他的拳頭。一切都變得很快，有一些婦人在距離不够二十步的地方耙鹽，聽見我的叫喊，正要走來，可是只走了幾步，那些男人已經準備推車去了。留下我自己一個人，

心裏感覺到一種非分的，不能報復的欺侮的痛苦。這樣更增加了我的憤恨和疼痛。我要得到問題的解答，要得到某一些報償。於是我向他們嚷道：

「等一等吧，兄弟們！」

他們停下來，憂鬱地望着我。

「快把你們磨折我的理由告訴我吧。你們總是有點良心的！」

然而他們總是靜默，這種靜默好像就是他們對我的答覆。於是，我沉靜了一下，便開始和他們談話。我說我也是一個人，和他們一樣，也是因為吃飯的問題纔來工作；我對他們好像對自己的兄弟一樣，大家同樣都是工人；我相信他們不會比我壞，比我卑……

「我們大家都是平等的，」我說；「我們必須互相諒解，盡可能的互

相幫助。」

他們聚精會神聽着，把我圍住，可是避開我的眼光。我知道我的話已經發生了效力，這使我受到了感動。我向周圍一望，更加證實了這一點，一種喜悅的，尖銳的，光明的感覺征服着我，我倒在鹽堆上流着眼淚。他們每一個人一定也會流淚的……

當我再舉起頭來的時候，他們都已經走了。工作已完，大家分成每組五六個人的一些小組，坐在鹽堆附近，對着淡紅色的鹽堆，夕陽的光輝照耀着，那幾個小組，好像一些大的，擴張了的污點，周遭沉靜得很。涼爽的微風從海面吹來。一小片白雲溜過了天空；分裂成爲一些薄而透明的雲片，散開了，消逝在蔚藍的空際。這使你的心更加覺得慘痛……

我起身向着鹽堆走去，堅決地要和他們告別，再回到漁夫的茅屋那邊去。我走到那一組包括着大力士，馬特威，堆鹽的工人，和三個外貌很壯健而又赤着腳的工人那邊去，他們都站起來迎接我。我還沒有開口，馬特威就向我伸出手來，眼睛沒有看着我，說道：

「朋友，事情弄成這樣。現在你一定要走了，你明白什麼地方是最好的。我們這裏集合了一些錢給你做路費。你拿去吧。」

他的手裏放着幾個銅錢，當他遞給我的時候，手還在顫抖着。我看着他們，不明白他們的意思，也不知道應該說什麼話才好。

他們站在那裏，苦悶地垂着頭，靜默無言，不自然地把破舊的衣服拉直，顫動着肩頭，兩腳輪流着稍息，眼看着旁邊；從每一件事情，每一種

動作。和每一種態度看來，他們的確很迫切的要結束對我的事情。

「我不要，」我說着，把馬特威的手推開。

「拿去吧；不要得罪我們。你爲什麼要這樣呢？總之，如果說句老實話，那麼我們並沒有做出什麼特殊的事情……兄弟，我們已經明白得罪了你，可是如果你想一想，我們是不是真的這樣呢？這並不是真的。主要的原由是爲了——生活。我們所過的那一種生活呢？囚徒的生活！六百磅重的車子，「拉巴」把你的脚都撕裂了，整日被如火的太陽熬煎着——而且工作了一整天，得到的也只有五十個戈比克！難道這還不够把人當作牛馬嗎？你不斷的工作，所賺的錢用完了，又得再去工作。情形就是如此。而且再過五六年這樣的生活，那時又將怎樣……那時你已經不像一個人，

簡直變成了一隻野獸！兄弟，我們自己互相凌辱比凌辱你還更甚，可是我們大家都互相了解，而你卻是一個陌生的人……你爲什麼覺得那麼難堪呢？事情就是如此。你已經和我們說過……所有一切的事情，可是，那算什麼呢！你把事情看得很明白，那是真的；我敢說，你的確說得很對。可是這裏並不是說這些話的地方……你不要把這種揶揄，這種愚蠢的惡作劇當作罪過……我們同樣也是有感情的……這樣，你就走你的路，帶着你的真理走吧，我們却要留在這裏。請你收下這些錢吧。兄弟，我們對待你沒有錯，你對我們也同樣沒有錯。事情弄得這麼糟，那是不可否認的。算吧，這好像是計定一樣；快樂的事情，對我們這樣的人，是沒有什麼意義的。這裏沒有你停留的地方。你是不適合在這裏的。兄弟，我們彼此之間

的生活態度，大家已經習慣了。而你所過的却是流浪的生活，完全不適合在這裏。我們之間沒有什麼事情可以叫做對的。兄弟，就這樣走吧。祝你一路平安。」

我向周圍一望，看出他們個個都同意馬特威所說的一席話。於是我背上了袋子，準備離開。

「請你等一等吧！我還有幾句話要說，」大力士抓着我的肩，說道。

「如果剛纔不是你而是別人，那我一定要趕他離開，而且要踢他一下。你聽見麼？然而現在你是這樣乾脆地平安地離開了，並且我們還送了一些錢給你做路費。這樣你最少也應該說一句感謝的話。」他這樣說着，向旁邊吐了一口唾沫，用手指轉動着烟袋，閃動着勝利的眼光，好像說：我是不

是一個頂瓜瓜的人物呢？

受夠了一切的打擊之後，我慌忙和他們告別，沿着海灘向漁夫的茅屋那個方向走去。此時天空明朗而又炎熱，海面肅靜蒼涼：綠波夾着嗞嗞的聲音。湧到我的腳下來……我感覺到一種難堪的痛苦和某種恥辱。慢慢地，痛苦地走過了海灘上的熱沙。海水在陽光下靜靜地閃耀着，波浪悲傷而又神秘地在哀鳴……

當我走近茅屋的時候，所認識的那個漁夫走出來迎我。他以一種實現了期望的喜悅的聲音說道：

「唔，你覺得太鹹了嗎？」

我沒有回答，只是望他。

「太鹹，我是清楚的，」他以一種自信的語調繼續說。「你覺得餓嗎？跟我來吃一些粥吧。這些粥已經煎了好久了，現在至少還存一半。你快些拿着匙子來吧。這是頭等好粥……裏面放了一些鱈魚片，還有一些鱈魚

……

兩分鐘之後，我坐在茅屋後面的蔭影裏，吃着鱈魚和鱈魚煮成的粥，周身骯髒，並且感覺到極端疲乏與饑餓，心裏却是隱隱作痛。

約

會

在河邊的柳樹下，一個農家女坐在那裏，望着水面上自己的影子。在她周圍的沙灘上，散佈着許多黃葉；那些黃葉從她的頭上無聲地落下來，落在她的肩膀和衣服上。很多落在她的雙膝上；她的手裏也捉到了一片葉子，於是她用手指慢慢地揉着；而另一隻手，却拿着一條柔弱的枝條。她的身子又高又胖，穿着農家的盛裝，可是她那渾圓的臉孔却是憂鬱的，呆望着水面的眼睛，是沉思的，甚至於是堅決的。

沿着河岸，堆積許多樹葉，一些剛剪了毛的羊兒在那裏徘徊；牠們的樣子是畸形的，可憐的。隔河的樹木，都染上秋天的顏色，大部份變成了橙黃；紅色的山梨花球伸展着，好像染了血的傷痕。這是一個沉寂的日子，天氣清明而又溫暖，可是充滿着殘年的憂鬱氣氛。

葉子在那個女孩子的背後沙沙地作響，一個身材頗高的青年走近前來。他那給太陽晒黑了的臉上，生着一片淡黃色的鬍鬚，赤着腳，而且穿着破爛的衣服。

她半轉過臉來向他低聲說：

「我已經等了很久了……」

那個青年坐在她旁邊的沙灘上，慌忙欣賞着她那套節日的盛裝——一副顏色鮮明的布衣服，一條紮在頭上的粉紅色頭巾，和一對羊皮製成的鞋子——當他注視着她的時候，微笑說道：

「你今天穿得多漂亮呀！」

然而他現在那種萬分高興的眼光，却和她那又大又藍的眼睛所發出來

底悲愁的眼光接觸了，他頹喪地搖搖頭，嘆道：

「事情怎樣？你已經告訴了他嗎？」

「是的。」

「怎麼樣？他很生氣嗎？」

「他打我。」

「老妖精！那麼……他說了些什麼話呢？」

「他說你太窮了。」她嘆息着，又再低頭望着水面。

他低着頭，說道：

「我知……知……道了。這是真的，是不是呢？」

一隻羊兒向他們走來，用笨拙的，卑賤的眼光望着他們，憂鬱地細嚼

牠口裏那反芻的草。河裏有一尾魚潑刺一躍，使水面上的日光噴射出了許多銀星。遠地裏有人開始拉手風琴；一隻牛在叫着，一隻狗在狂吠着，一種鈍重打擊的回音——隆隆地响着。

「我是窮的，這完全是事實……但我能够不窮嗎？除了健康之外，我一點東西也沒有……不過我們如果能够在一起過活，那多好呢！巴拉斯卡，你覺得對嗎？」

他拍着她的肩頭，疑惑地呆望她的臉。

「他談到了你說：我很明白他。他是不配做一個富農的女婿的！」她突然興奮起來，開始複述着。「他說：他是一個乞丐……他只能要求做我的工人，不能要求做我的女婿的……」

「那麼你那個時候怎樣應付呢？」他憂鬱地問。

「你想是怎樣呢？我當然哭了。」

「唔……可是你怎樣向他說呢？」

「我怎樣說嗎？當然，我說我愛你，而且除你之外不願和別人結案。」

「當時他又怎樣說呢？」

「他擊我的頭，揪住我的頭髮。說道：『如果你再提起他的名字，我就要把你的舌頭撕出來……』。」

「噫！」他憂鬱地說，向河裏吐了一口唾沫。

「於是我的母親突然向着我……『我們是一個小康的家庭，』她說。」

……「如果得到這樣的一個女婿是會羞死的。好像我們不能找到一個比他更好的人似的！」

她這樣說着，好似她自己也同意這些話一樣……她面露怒容，盡力把她的雙親所說的一席話，一點也不遺漏的講給他聽，正如真的是他們所說的一樣：一下子生氣，一下子又來一個說服。

他靜靜地聽着，雙腳用力挖着泥沙。

一群小鳥快樂地唧唧叫着，掠過了河面；他目送着牠們，直乎牠們在對河的樹林裏消逝了。他十分鎮靜地用一種譏諷的語調說：

「現在我的命運是很清楚的——牠像吹過了田野的風，你是捉不住牠的……」

她懇切地而又憂鬱地望着他，嘆了一口氣。他在凝視着遠方。

「如果你的父親這樣說，那也只有這樣了。像他那樣固執，你又沒有辦法可以改變他的決定……那個老東西，即使你用棍子打他，他還是不會改變的……是這樣嗎？他一定不肯讓步的。」

她嘆息着，搖搖頭說：「不肯的，就是我哭乾了眼淚，他也是不肯讓步的……」

「這樣就完了。我們沒有很好的福分，巴拉斯卡，是不是呢？你知道，這是我們的命運呀！」

「那麼將來怎麼辦呢？」她以一種煩惱的低聲問道。

「你想要怎樣呢？我準備入工廠做工……如果站不住，就走到其他的

地方去。這樣……我們便算分別了。」

她用大眼睛望着他，靜靜地把臉孔貼在他的胸膛上。

他伸出一隻手抱住她，注視着她那顫動的雙肩，於是又轉眼望着幽靜的流水，他們的一雙儂影，映在如鏡的水面上。

「你要知道，我的腦子裏時時刻刻畫着各種事情。我倆結了婚，在一起工作……」

說到這裏，他停下了，或者因為這是他第二次「刻畫」着他和伏在他胸前的她結婚的事情，或者因為他已不能再「刻畫」什麼東西了。

「是的……例如我割禾，你耙草……或者我打穀，你篩篩……啊，這樣多好啊！到了那時，我們又有小孩子和其他各種東西了……一隻牛……」

也許是兩隻……還有羊……你想想，這些事情一定會使你很高興的……

「……」

她大聲哭了起來，好像一個鄉下婦人哀哭着她的親人之死一樣。

「不要哭吧，」他鎮靜地把她抱得更緊。「哭有什麼用處呢？」

「斯忒朋，我的……親愛的……」她在嗚咽中低聲說。

他們上面枯黃的柳葉慘淡地盤旋飄了下來，整個河面在微風掠過之下

，蕩漾着不很分明的微波。

「那是不錯的，」他勇敢地說。「只是起初的時候，你會替我悲傷……」

……可是不久你就習慣了。你們女人對於各種事情都是很容易習慣的。等到

你忘記我，事情也就清楚了。正如沒有我這個人存在一樣……」

「斯忒朋，不要這樣說吧！不……我一定不會忘記你。我怎麼能夠沒有你而活着呢？沒有了你，就像胸膛裏沒有了心臟一樣。」

「你會結婚的，事實上都是一樣……」他慘笑着說。

「我不！我不願和世界上任何人結婚！」她絕望地叫着。

「他們會命令你，而你也會服從他們。他們命令你不要我，你服從了；這樣他們再命令你和別人結婚，你也必然會服從的。事情每每是這樣的。你的心不能永久煩惱的……」

「但是，斯忒朋，你爲什麼要走呢？你至少也應該留在這裏；這樣可以讓我遠遠地望着你，暫時給我以精神上的安慰……我以後的生活將怎樣呢？」

他聽着她那悲涼的話，微笑地凝視着她的臉，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我爲什麼要留在這裏呢？巴拉斯卡，你說得沒有道理了。我所以停留在這裏，是因爲我還年青，而你在此地。我自己想，她的老子也並不是壞人；結果終會讓步同意的……可是現在我知道事實不是這樣了……依凡叔叔就有幾次在他面前提到了我，可是他却完全不理……你們太有錢了……因此也就使你們驕傲起來。而我呢，也就只有跑到別處去……而且，我不願……不願看着你和別人結婚……這樣我留在這裏有什麼好處呢？」

「或者你也會結婚的，」她低聲說。

我沒有這樣打算……如果和你結婚，那又是另一回事。因爲你是一個

和的淑女；；健康，而且對工作一點也不計較。因此我們的生活一定會過得很好的！」

他又沉重地嘆了一口氣，接着就是沉默。

「斯忒朋！」她懇求他說。

「現在事實已經擺在面前。你不需要我而結婚，我也不需要你而結婚……在我們結婚之前，你自己又不同意了解一些事情……別人所做的很多事情。一個女子如果要成家，她會很快和隨便一個人結了婚的……可是你現在並不走這樣的道路……因此，你無論如何也不會怎樣愛我的……」

「斯忒朋！」她舉目望他的臉，嗚咽地哭着。「但是如果你不結婚，那是一種罪過……而且無論如何，如果有了什麼事情發生，他們一定要

打我，無疑的會打跛了我的腳，歸根結柢，他們總是不肯讓我和志結婚的。」

他鎮靜地說：「這是你的事情，要你自己決定的。可是你如果真的愛我，那給打了幾下有什麼要緊呢？這並不算是怎麼一回事！」

她又哭了起來。直至此時，她纔離開了他的懷抱。他用手遮住了眼，望着西沉的太陽，慢慢地說：

「快要四點鐘了……等一下他們會打鐘的。明天我一早就要起身，決定走了。事情至此也就宣告結束。」

「那麼你不會爲我……覺得傷心嗎？」她含淚問道。

「傷心不傷心這是我的事情，」他痛心地說。

他低頭望着水面，看見她雙手遮住面孔，頭向左右搖擺，雙肩在顫抖着。像一個六歲的小孩子，低聲悲切地在泣噉。他咬緊牙關，發出一種粗暴的怒罵，轉過了頭，不睬她。他絲毫不動的坐了很久，而她此時却悲傷地和憤怒地在哭泣着。

「够了，」最後他說了這樣的一句話，一點也不理會她。她沒有聽他的說話，也不想聽它。這個時候，他急拉着她，猛烈地用雙手抓住了她，幾乎把她推倒在自己的膝上；俯下激動的臉，用含糊不清的聲調對她說：

「够了！不要再擾亂我的心情吧！好吧！這是我們命該如此。巴拉斯卡，別哭了吧！不然我現在就要走了；我只有以一走了事。」

她從他的懷抱中掙脫開來，繼續哭着。

「哦，你們女人！」他頹喪地嚷着。「你們喜歡把事情弄得更糟！現在事情已經是糟透了，你還要來增加苦惱。看上帝的面，不要哭吧！」

他把她推開，站起來；她還依然伏在沙灘上，頭擠在雙膝中間。他向她看了一回，蹙額蹙眉，眼光憂鬱。終於說出了這樣的一句話：

「就這樣……再會吧！」

「再會，」她低聲說，抬起頭來望着他。

「讓我們來一次最後的接吻吧，」他提議。

她站起來，全身壓在他的胸膛上，兩手抱住他的頸。他狂熱地吻着她的嘴唇，她的面頰。於是推開了她的雙手，說道：

「我明天就要走了……再會！上帝祝福你。我想他們會把你嫁給沙承

卡·尼可奴夫……他是一個恬靜的青年。只是有些笨頭笨腦，而且又是一個柔弱的人……這樣會常常使他發生障礙……再會！」

於是他走開了。她轉過那哭得紅腫的臉，望着他走，再三叫着，好像不管一切的存着希望：

「斯忒朋！」

「怎麼？」他又回頭問他。

「再會！」

「再會！」他大聲地嚷着，在柳樹中間消逝了。

她再坐在沙灘上，流淚啜泣。

樹葉又像剛纔一樣的從上面飄下來，幽靜的河水映出晴朗的天空，樹

木，河岸和她的影子。

羊兒走近她的身邊，用渾圓而剛良的眼睛呆望着她，好像對於這個壯健的女孩子，能够用枝條出力鞭打着牠們，却不能忍住她自己的哭泣，覺得莫明其妙。

音

樂

我坐在憲兵上校的書房裏，那是一間小房子，又黑暗，又狹窄，裏面擺着一隻寬大的寫字枱，三張黑皮交椅，配上一張沙發，此外還有一隻大食櫥，所有這些東西幾乎把整個房間佔滿了；尤其令人覺得狹窄難堪的，是大批掛在壁上的像片。

像片是很多的：軍人團體像，貴婦人，小孩子，一些軍營或其他地方的速照，一個我不能認得的，建立在江邊斜坡上的市鎮，一個年輕的軍校學生，騎在白馬上，挽着馬韁，一個像粗工石刻的僧侶，站在草原中的全身像。

那位上校身材高大，肩有點圓，穿着一件灰色的短外套。面容清瘦。他那灰色的眼睛，又大又美麗，可是表情却顯得有點憂鬱與疲倦。他的年

紀大約四十歲，可是鬍子已經變白，鬆曲的頭髮稀疏了，左頰上時時發出神經質的顫動，這使他不斷的閃着眼睛。

他的雙手插在衣袋裏，張開兩條長腿，昂然瀟步，慢慢走過書桌來，用一種無力的聲音問道：

『呃，你怎樣解釋呢？那是必須解釋的……』

書房有兩個窻，但給深紅色的窻幃遮住了，這樣在我和上校中間，就隔着一層令人窒息的紅霧，充滿着皮革，藥品，和濃厚的烟草氣味。

當衛兵把我從監獄裏帶出來，在市鎮上那令人感覺到愉快的街道上走着時，我覺得自己是一個英雄；想起了人生的不平，心裏燃起了美麗的青春的怒火，向着審訊的地方大踏步去，好像鴻備着決鬥一樣。

起初我大聲地，粗暴地回答着那位上校的詢問，企圖激起他的怒吼和威脅，然後再和這個惡魔般的敵人辯論一場；可是當我看到他那白臘似的面孔和憂鬱的眼睛，聽見他那沙啞的聲音不同的詢問時，心裏的怒火忽然熄滅了，自己感覺到惶恐不安和沒趣。

其實那裏是敵人，那裏是惡魔，他不過是一個病夫而已。像這樣晴和的春天，他應該走到鄉下去，走進森林裏。臥在柔嫩的草地上，面向着天空；而現在他却在這裏，躑躅房中，陪我消磨時間，不斷以令人厭倦的同樣一種問題問我：

『你爲什麼去耶羅斯拉夫爾呢？』

「我已經告訴你了。」

「你所說的話令人不能相信，」他反駁說，端詳着他那紙捲烟上的灰燼，拖着拖鞋在地板上來回地踱着。

他以一種特別注意的表情注視周圍的各種東西，好像書房裏的東西對他都是生疏的，又好像他不喜歡牠們，在牠們中間找不出自己所需要的東西一樣。有時他又暴躁地點頭，這樣使他的鬍子像扇形般地展開在他的胸前。他像一隻草原的鳥，在牠被毀的巢上盤旋一樣。

我第一次見到這樣的一個人，這使我想起了——他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個人。

「聽吧，」他依然站着，拿出了錶，說道。「我們要談到什麼時候呢？你沒有想到現在已是我們結束這個無窮討論的時候嗎？」

他突然合上了錶蓋，望着角落裏，那裏有一座亞歷山大第二的半身像，在陰影裏閃閃發光。他繼續說道：

「你以為我就這樣把你關在監牢裏，讓你吃苦嗎？你完全錯了。我爲什麼要這樣呢？老是你關在監牢裏有什麼意思呢？」

「那麼就放我走吧。」

他那明亮的臉上又顫動了一下，閉上了左眼。

「不能，」他說。乾燥地咳嗽，用僵硬的手指撫摩着他的面頰。在他那右手的食指上，帶着一枚好像頗爲沉重的結婚戒指。

「對於你的旅行，我們應該有一番裝得很像的說明。我現在就要到外面去，約需十五分鐘；在我離開的時候，你再想過一番，寫成一個像報告

之類的文件。」

他向着門走去，突然停下了，握緊門鈕，輕聲地說：

「在彼得堡，我有一個正在讀書的兒子，年紀和你差不多，或者這個時候，他也被憲兵部的軍官審問着。你明白嗎？好了，就這樣……」

我一個人留在紅霧裏，提起了他的兒子，使我想起了一些事情。

「好了，就這樣，」這幾個字盤旋在我的腦子裏；輕聲地說出來，變成了一個問句：

「那麼，就這樣嗎？」

在牆上的那些像片中，那個僧侶鼓着兩頰俯瞰着我；馬兒斜眼在望着；胖婦人微笑着；察視她那裸露着的左肩。簾幕已給虫蛀壞了，如果你留

心一看，就可以從那些虫蛀的小孔中窺見外面晴朗的青天。

上校再三說着「爲什麼？」這一句話，他的兒子一定遭遇到困難，或者他也和我一樣，正坐在憲兵部的書房裏呢。

上校臨走的時候，門沒有扣得很緊，此時一陣音樂的聲音，像激流般湧進了房裏；在這間房子的那個地方，一定有人在奏着鋼琴，

我感覺到難奈的厭煩；音樂吸引着我；於是我站起來，向着門口走去，看見一間充滿着陽光的房子。

打開來的窻子外面是一個令人愉快的春天。樹木的蔭影投射在窻台和地板上面。正對着我是一個小門，從這小門後面可以聽見踢馬刺的叮璫聲，一些男人的說話聲，以及撕紙所發出來的尖銳聲；這些聲音妨礙了我傾

聽音樂。音樂的聲音，是從左邊房子裏發出來的。通達這間房子的入口處，掛着一幅原來是顏色鮮明而現在已經褪了色的幃幕，輕輕地飄動着。音樂的催眠，掩蓋了現實的意識。我忘記了我是在什麼地方，揭起了幃幕，走進一間小客廳。門的旁邊豎立着一座頗高的竹棚，密叢叢的開滿了許多花。我站在竹棚和幃幕之間，從這裏可以完全聽見音樂，而且從葉隙間，可以窺見那個彈鋼琴的婦人。她背着我坐在那裏，身體很纖弱，裸着頸子，肩上披着一條東方絲織的圍巾，又輕又薄，而且染着各種顏色。小小的頭上，結集着黑色的鬚髮。她側耳彈着鋼琴，彈得很輕，好像正在追憶她那已經忘記了的事情似的。她那纖細的手指，在低音的鍵上飄忽無定地移動着，右手突然用力掠過了中音域；我看了很久，隨着她雙手的顫動，我感

覺到一種迷惑，卑怯，和憂鬱的情緒……

可是音調完全像在笑着。最初的調子是弄不清楚的；中音部和次中音部也前後矛盾，低音的沉重嘆息好像嚴肅而又固執地談着什麼事情，綜合起來，又好像在重溫着一幅秋天的書圖：一陣冷濕的風，掠過了滿佈稻稿的田地，和枯萎了的野草；在這凜冽的吹拂之下，森林在顫動，最後殘存的黃葉也跌落在地上。遠地裏看不見的教堂中，鐘聲在悲鳴着。

於是在田野中出現了一個沒有戴帽子的人。他走着，高舉着雙手，給風追逐着，好像菊花冠毛一樣——一面走着，一面又時時回頭。追着他的是一個遲鈍的，含糊不清的吼聲。遠方的平原，越來越寬；那個人在平原中也越變越小，終於看不見了。

那個婦人停止了彈奏，坐着不動，雙手垂下。她這樣地坐了很久。

我從花間看着她，並沒有想到其他的一切事情；胸中只有一種優美的回音仍然在響着；我只記得無論如何決不想離開了那裏。

此時她的右手慢慢地——好像不願意地——又再放在鍵盤上，而我又墜入那得意忘形的音調裏去。我閉上了眼睛，聽着。此時似乎有一大羣人同心一意地向着一個人懇求，用憤怒和失望的眼淚哀求着他。這是一支沉重有力的曲調，奇怪的是那麼小的一個婦人，竟能奏出那樣熱烈的調子來。

這一曲音樂，同時也把我那現實的意識完全剝奪了。

「娜塔麗亞，不要再彈吧！」上校憤怒地嚷着。他此時已站在我的旁

邊。

她轉回頭來，雙手還沒有離開鍵盤；她的臉孔，小得有點像小鳥，鬢骨窄得很，鷹鼻，眼睛大而且藍。

「你看，那個被捕的人不見了，」上校繼續說着，走入房裏，把捲烟納入一支琥珀製的烟嘴裏，用微微顫動的手指，撫摩着頭髮。

「走了嗎？」那個婦人吃了一驚問道。

「看情形是如此的……」

我當然立刻就知道他們所談的是關於我的事情，可是我不能立刻說從帷幕和竹棚後面走了出來——這是一件很難為情而又有點可笑的事。

「他怎樣走呢？」那個婦人問道。

「我想，他是從窻子走出去的……他完全是一個瘋子，鬼東西！」上校說着，再向着門走去。

那個婦人站起來跟着他走，拉起圍巾遮着胸膛。在這個時候，我走開來見他們。

「你在這裏幹什麼勾當？」上校突然停下來，囁着。

「我在聽音樂……」

他閃動了一下眼睛，望望那個婦人，憤怒地皺着眉，聳聳肩。

「如果我這樣是失禮的話，那就請你原諒我，」我說。心裏決定不再說些什麼。

「算了，」上校拉長着聲音說，點起了他的紙捲烟。「實在我也不知

道你是否失禮，可是你一定沒有做出來的……」

他留心偷看我的面孔，保持沉默；那個婦人接近他的身邊，低聲問他，但我還聽得見她說話的聲音；

「他會被懲辦嗎？」

「好好的走開吧，」上校嚴厲地說。他掙脫了那個婦人，指着門口。可是當我走進那間充滿着陽光的房子裏時，他却微笑着說：

「老東西，你把我嚇壞了。你真是一個有趣的傢伙。你喜歡音樂嗎？」

「我很少有機會可以聽……」

「我明白了。現在，我要結束今天的審問……」

他再微笑，一再閃動他的眼睛，又說道：

「像這類的事情，不要令人覺得真的是執行嚴厲的法令……看情形，你還有一次聽我太太彈鋼琴的機會；她總是在這個時間彈奏的。現在，再會了。沙爾替可夫，把他交給衛兵吧。」

沙爾替可夫是一個肥胖而多汗的憲兵，他以驚奇的眼睛望着我；那對眼睛，好像有點醉意而又蠻有趣的。他高興地回答道：

「大人，立刻就照辦！」

可是當他把我帶出外面，到憲兵部去的時候，他却恨恨地說：

「這究竟是什麼意思呀，走來走去都是爲了這樣的鬼事情，簡直像一個市場！你的冒失是很不對的，而你又不能從它得到什麼證明。你究竟希

望証明什麼呢？」

「我只是想聽聽音藥而已……」

「把他帶進輜重庫裏去！」

他向衛兵囑着，把我推給他們：

「兄弟們，好好的看守吧！」

後記

蘇聯文學之父，全世界青年精神導師馬克辛、高爾基 (Maxim Gorki) 是一個多才多藝，生活經驗最豐富最充實的偉大作家。在文學的領域上，他是一個詩人，小說家，戲劇家，文藝理論及批評家；在革命的領域上，他又是一個無產階級的鼓手，列寧和斯太林的忠實戰友。他生長在不幸的環境中，曾經做過神像店的學徒，繪圖師，麵包師的助手，皮鞋店的夥計，輪船上廚房的什役，碼頭小工，看門人，園丁，戲院的唱歌隊員……在多樣的生活中心認識了人生，認識了革命，為蘇聯的新文學奠定了基石。他在人民藝術上的偉大成就，是誰也不能否認的。

我一向就喜歡閱讀他的作品，從戲劇『夜店』，『布利喬夫』，長篇小說『母親』，『我的童年』，短篇小說『二十六個和一個』，『秋夜』，『馬爾華』，『草原上』，詩歌『海燕』，『鷹之歌』，到他的文學論文『給初學寫作者』，和『我的文學修養』等，這些都給我以非常深刻的印象，使我對人生的意義得到不少的啓示與奮鬥的力量。這並不是偶然的，由於他反映在作品中的那種追求真理，同情不幸，堅強奮鬥，反抗橫暴，憎恨罪惡，酷愛自由的精神，無形中教育了我，使我深深地爲之感動默化。

在他的作品中，我尤其喜歡他的短篇小說。他的許多短篇小說，正如他一生奮鬥的經過一樣，無論那一篇，都能够有力地表現出對舊社會反抗

的精神，和對真理的熱愛。雖然一般人都認為他的早期作品是屬於浪漫主義的，中期是屬於寫實主義的，後期纔算是新寫實主義。其實他那種反抗舊社會的革命性，和愛好真理的基本精神，却貫徹着他畢生所有的作品。在他的作品中，自始至終沒有脫離過現實的社會，沒有忘記過對黑暗的鬥爭。正因為如此，所以他早期所寫的作品，仍然有着偉大的文學價值，仍然值得我們的重視。

這裏選譯的三個短篇，大約是他前期的作品，可能是在一八九五年左右所寫的。第一篇「鹽場上」也許就是他自己所經歷的一段生活，對於鹽場勞動者心裏隱藏着的痛苦，以及由這痛苦所產生的憤怒與殘酷無情的舉動，有着深刻的描寫。第二篇「約會」係以男女之愛為題材，但從這裏可

以看出舊俄時代的社會，那種重富輕貧觀念的普遍，妨礙了愛的結合，這在我們目前的社會裏，也是司空見慣的事情。第三篇「音樂」描寫一個被捕的青年，在審訊中被音樂所吸引，忘記了解脫自己的機會；而那個負責審訊的軍官，他自己的兒子也正如這個青年一樣，在彼得堡被憲兵部所拘捕。在這裏，對於舊俄統治階級心理上的矛盾、有着極好的諷刺。這三篇都是從英文譯出來的，原文見英國出版的 *Russian Review* 第二期。其中除第二篇會由邵荃麟先生譯出外，其餘兩篇，尙未有人譯過，我會查過上海時代出版社一九四七年的「高爾基研究年刊」，在戈寶權先生編的「高爾基作品中譯本編目」上，也找不到這三個短篇，就是在同書「高爾基生活著作年表」和韞奮先生編譯的「高爾基」後面附錄的「高爾基著作表」

中，也沒有提及這三篇短篇小說。因此，我覺得譯下來也有一點價值，至少也可以作為高爾基作品中譯本的一個補遺。

譯稿上許多錯譯及漏譯的地方，承夏衍，陳實，秋雲諸先生先後指正，謹在這裏致謝。

一九四八。七，二七。譯後

人問文祭

夏衍著：春寒（長篇小說） 四元二角

這是名劇作家夏衍先生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戰前在香港「大眾生活」連載，與茅盾先生的「腐蝕」同樣留給青年讀者以深刻的印象。寫抗戰初期至皖南事變這一時期的廣東戰區的青年參加救亡工作，有廣州撤退的真摯動人的描寫，也有腐敗官僚的糜爛生活的暴露，可歌可泣，亦悲亦壯。全書十餘萬言。

秋雲：浮沉（散文集）

再版出書 一元四角

過渡時期的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絕不是脫一件衣服那麼容易，說它做「脫皮」不算誇張。這本散文集就是在「脫皮」的歷程中的自白，這裏有呻吟，有獨語，有近於感傷的悲憤，當然也有獻身戰鬥的誓詞。這種真情的聲音對於同時代的青年知識份子是一種溫暖，一種慰藉，也是一種鼓舞。初版業已售完，現已增訂再版，加入作者新著數篇，全書六萬餘言。

黃藥眠先生論 瑟夫的文藝論 約瑟夫的文藝論 瑟夫的文藝論 瑟夫的文藝論

黃藥眠先生將近年來寫著的文藝論文，選出一論約瑟夫的「外殼」等八篇輯成本書，約八萬餘言，每篇對新文藝運動有獨到之見，可供喜歡研究文藝的青年參考。

人問書屋 刊行 香港堅道衛城道十二號

鍾敬文著：新綠集（散文） 出即
杜埃著：在呂宋平原（短篇） 出即
茅華著：清小簡（散文） 出即
嘉初著：陽初（長篇） 出即

定價 二元

歡迎
批發

人間書屋

歡迎
郵購

造物者悲多汶 特價六元

羅曼羅爾著 陳實譯

這是一本值得推薦的好書。在羅曼羅爾的關於悲多汶的許多名著中，這是特別對悲多汶的樂曲加以詳細的闡釋的作品，喜愛音樂的朋友，不可不讀。譯筆忠實流利。全書近二十萬言。插圖百餘幅。

哈代著 林倫彥譯

月下人影 定價一元

人間小說譯叢

英國作家哈代的作品在中國已不是陌生，這是他的一個著名的小說，藝術完整，描寫深刻，可作小說讀本讀，

是中學生的課外讀物。

高爾基著

杜晦之譯

鹽場上(小說) 一元

海涅著

林林譯

鐵工歌(社會詩集)印出

人間詩集

蕭野著：

戰鬥的韓江

(詩集) 一元五角

作者在這些詩篇，歌唱着廣東韓江縱隊驚心動魄的戰鬥，每一篇詩都凝結了人民的血肉，和洋溢着人民的感情。

金帆著：野火集

(詩集) 一元二角

這是一本「有真的生活和真的感情」的詩集，內分兩輯，一輯寫於蔣管區，一輯寫於東江游擊區，一為詛咒，一為歌頌。篇首有郭沫若先生的序言。

黃寧嬰著：潰退

(長詩) 二元

這一部長詩。寫的是黔桂大撤退的偉大場景，全詩二千行，一氣呵成，魄力雄偉。

樓棲著：鴛鴦子(長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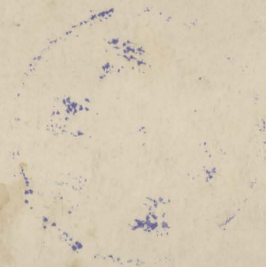
即出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9442B

出版者：人間書屋衛城道十二號地下



香港印刷工業合作社承印
銅鑼灣威基路街三十二號

62700